



马百万的狗屎运

■ 杨宝江 (湖北)

谁也没想到既讲不标准普通话,也没什么才艺的马百万竟然火了。

火到爱刷抖音的小山城的男人和女人们,茶余饭后便聊起了马百万。“看了马百万的直播没?”熟人一见面先问这话,就像世间流传甚广甚久的那句“吃饭了吗”一样。

一个小学毕业整天无所事事,三十多岁还没讨到媳妇,常骑个小电驴东遥西晃的男人,怎么突然就有人请吃、请喝、请玩,还得提前预约呢?不但很多陌生人想不通,就连对他知根知底的熟人也想不通,一个在直播间嚼嚼香烟光着上身露着没有肌肉的臂膀和胸腔、操着一口地方方言,还习惯性地重复着那几句不太文明的口头禅、闲扯着生活的男人,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围观刷礼物呢?之后还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、口口相传呢?

“改天我把他约过来,你只需请他吃个饭,让他在你彩票店里开个直播。”那天黄阿奎一来店里就又聊起了马百万,随后向我提出了建议:“增加你的粉丝群,扩大你的知名度,怎么样?”

“呵呵,这行吗?”我笑着回答。准确地说我是不忍心拒绝一个热心人的好意。据黄阿奎说他与马百万是邻居、从小穿开裆裤儿的伙伴。而我与黄阿奎也有多年的交情,自然不能直接拒绝。

“怎么不行?”黄阿奎大概没听懂我的本意拍着胸脯说:“只要我开口,必须你优先。”“还是算了吧,毕竟我与他不熟。”我其实考虑的是我这诚信为本的小生意,完全没有必要、他那种常常脏字不离口的网络传播。

“现在有好多卖车的、卖服装的、做餐饮的都还在预约排队等候。”黄阿奎扳着手指说:“你舍不得酒席钱就算了。”

后来,黄阿奎每天再来时仍和之前一样先聊一番马百万的近况,再研究彩票。而从他常和彩友们聊的内容来判断,大概能听出马百万的人气渐不如从前了……

约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,正在研究彩票的黄阿奎手机响了,黄阿奎边接听电话边起身走向门外,随后向远处招着手喊:“朝对面看,这边。”

约莫两三分钟,一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,带着只小土狗儿进门便说:“你天天跑这么远发财呀?”

“你先坐着等会儿。”黄阿奎站在走势图前说:“我研究好蓝号买完票就走。”

没多久,便听到黄阿奎“哎呀”一声,接着生气地喊开了:“谁家的狗?拉狗屎了。”

“踩狗屎了?”男子笑着掏出一把纸巾又打着哈哈说:“我看你要走狗屎运了,今天蓝号不用看了就打10吧!”

黄阿奎到店外蹭了蹭鞋底进来便问: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?”

“我说你要走狗屎运了,狗屎狗屎,蓝号要开10。”

黄阿奎摸了摸后脑勺,将蓝号全部定为10。

当晚开奖后不久,陆续有彩友在群发问:“那个带狗狗是哪的专家,随口一说还真准。”

“那不就是曾经想当网红的马百万吗?”之后,不断有群友发来截图,和视频……

点开,是眉飞色舞的马百万一口方言:不是吹牛,今晚精准看出双色球蓝号10……据说,后来他的粉丝又噌噌地往上涨了不少。



漫画 | 邓辉华

那个老头是小酒馆的常客了。竹叶嫂的小酒馆在小巷子拐弯的地方,有些偏僻。卖卤豆腐干、油酥花生米、卤猪头肉、烘豆腐之类。这些廉价的东西是底层老百姓下酒的好菜,小酒馆里只有白酒,高粱酒、玉米酒,都是高度酒。

老头总是每天傍晚四点半左右来小酒馆。不像别的酒客,中午、下午、晚上,很随意。有的甚至一大早就来喝早酒。老头像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一样,总是那个时候来,大约五点钟离开。因为是常客,好些酒客都熟悉了老头的样子:瘦小、头发白了一大半,每次看见他,神情都显得很疲惫。

每次来小酒馆,老头手里都拎着一个保温饭盒。

老头喜欢选东北角那张小桌子,坐着,有时候把背靠在墙上,像有些累的样子。开始,老头每次要三两酒,还喝过半斤,后来酒量锐减,现在每次二两,有时候甚至连二两都喝不完。竹叶嫂听人说,老头身体可能出问题了。可老头还是离不开酒,下酒菜是卤豆腐干或油酥花生米,只有两三次切过一点猪头肉。老头喝酒很慢,像在享受一天中难得的空闲时光。竹叶嫂已经熟悉了老头喝酒的节奏,在老头喝完酒离开前大约十分钟,竹叶嫂就会起锅烧油,烘一份麻婆豆腐装在老头带来的保温饭盒里。每次来喝酒,老头都要烘一份麻婆豆腐带回去。

老头对竹叶嫂说过:“医生建议尽量吃清淡一些,可她偏偏喜欢吃麻婆豆腐。”顿一下又说:“唉!管她呢,想吃啥就给她吃啥。”

小酒馆的常客

■ 刘平 (云南)

竹叶嫂知道那个“她”是老头的老伴儿,瘫在床上两年多了。

老头喝酒的时候,如果相邻坐的是熟悉的酒客,就一起说说话。一次聊到老伴儿,有人问老头:“您都这么大了,咋不让子女们照顾她?”老头说:“他们有他们的事,都忙。”呷一口酒,又说:“他们照顾我也不放心。每天接屎接尿、擦屁股、抹身子、洗脸梳头、喂饭,他们哪有那么多闲心。”呷一口酒,继续说:“她控制不住尿尿,他们照顾,屎尿糊起了都不晓得。”

那天傍晚,老头又来了。喝了几口酒,也许是心情好,也可能是酒精的作用,老头边喝酒边跟邻座几个熟悉的酒客说起了他们年轻时的事。老头说的时候,苍老的面容笑意盈盈,目光也像被什么东西点亮了。老头说她年轻时很漂亮,像花儿一样。那时候他家里穷得叮当响,可她也不嫌弃。他们结婚时,新房就是一间土坯茅屋,屋里除了一张架架床,连一张桌子也没有……“可她没后悔过。从来没后悔过……”老头说,眼里亮晶晶的。

也许是老头的身体真的出了啥问题,那次,老头连二两酒都没喝完就有些醉了。一会儿,竹叶嫂突然发现老头在哭,背靠在墙上,一言不发,脸上淌着泪。竹叶嫂赶过去关心,老头似乎更伤心了,流着泪说:“我不能先她走。我先走了,哪个照顾她……”竹叶嫂安慰老头说:“不会的。您身体还这么好,日子还长哩。”老头说:“我身体出问题了,早就出问题了。我

啥都不怕,就怕走在她前面,她就遭罪了……”

竹叶嫂不知说什么好,给老头沏了一杯热茶。

一连几天,竹叶嫂心里都感觉少了什么。她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,因为老头几天都没来过了。竹叶嫂心里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什么,就老走神,有时候酒客喊添菜添酒,她都没听见。“该不会出啥事了吧?”竹叶嫂想,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一周后,老头终于又来了。竹叶嫂发现,老头看上去憔悴了许多,再一看,他手里没拎着那个熟悉的保温饭盒了。

“大爷!今天不烘豆腐啦?”竹叶嫂小心翼翼地问。

老头努力笑了一下,说:“不了。”又说:“走了。”

以后一段时间,老头还是每天来小酒馆坐坐,喝点酒。只是时间变得随意了,有时候是上午,有时候是中午或下午。他也变得不和人说话,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。那天,竹叶嫂安慰他:“走了好,她解脱,您也解脱了。”老头笑了笑,说:“嗯,走了好,我就是想她先走。”顿一下又说:“走得眼闭口闭的,没遭罪。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,老头再也没有来过小酒馆了。原来老头一直喜欢坐的那张靠墙角的小桌子很多时候都空着,有时候,竹叶嫂不知咋的就会有意无意瞟一眼那张桌子,脑子里就浮现出老头熟悉的样子来……



名家有约

民间手艺人 漫画 | 邓辉华

上接 11 版

受不住这种煎熬,瞒着闻姬给在北京中央机关某部委工作的老同学打了个电话。老同学十分认真听罢老刘的诉说后,唉声叹气说:“在风口浪尖上,我也爱莫能助,请你多多见谅!”话音刚落,他便挂了电话。

老刘见此路不通,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还在位的老同事崔某。已是副厅级干部的崔某倒没有什么官架,十分热情地端茶倒水接待了他。老刘见无旁人,便将妻子闻姬的事告诉了崔某。正为自己天大的窟窿如何填补、外逃资金从哪里来而心急如焚的崔某听后,心中窃喜,暗道:天助我也。他眉头一皱,

计上心来。但是,他却面露难色、十分诚恳地对老刘说:“现在,中纪委倒查二十年工作已全面铺开,风口浪尖上我可没有这个能耐帮闻姬!”

老刘坐在沙发上,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。他急切地问道:“您官至副厅级,上上下下人脉广,手眼通天,难道还找不到几个可靠之人帮忙?只要能破财消灾,花点钱事小,您尽管开口。”

听罢此言,崔某心中又是一喜,“看样子钓到了一条大鱼!”他十分沉稳地对老刘说:“你先回去,这几天我找找,看有没有人可以帮上忙。”

一个星期后,崔某专程找到老刘,很是神秘地告诉他,有位重量

级的人物答应可以帮忙打通关节,但伸手却要300万元。否则,一分钱都不行。

“300万元?! ”老刘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可是,当他一想到闻姬的现状,一想到这只是闻姬受贿额的十分之一,他们家现在还承受得起,于是,便满口答应了崔某,并于第二天将钱打给了崔某。

一个月、两个月,崔某没有消息。第三个月,崔某手机停机。老刘彻底慌了神,急忙去省里找他。崔某单位一把手告诉老刘,崔某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近两亿元,现已潜逃国外。

老刘一听,急火攻心,眼前一黑,倒在地上……